

12-007-0018

七百三十二面，第二行中間看起：

【爾時。善財童子白夜神言。聖者。云何修行得此解脫。具足圓滿。】

這是『善財童子』，聽了寂靜夜神在前面四番的答問，當然他是非常的歡喜。在歡喜當中，必然是也要想證得，也想入這個境界。所以此地經文當中跟著就提出，你是怎麼樣修行才得到這樣的解脫，而且證得這樣的圓滿，實在是太難得了。下面這段，這個經文很重要，夜神為善財開示，實際上就是為我們開示。前次我們也曾經提到過，雖然這是地上菩薩的境界，可是菩薩的修因，值得我們做參考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也要努力向這個目標來修學，向這個方向去精進。如果不肯實地修行，不要說契入境界，我們做不到，就是對於《華嚴經》的理解，也很難深入。換句話說，你所理解的皮毛而已，而沒有法子看到字字句句裡面的無量義；能夠看到字字句句無量義，這入了一點。你要說是這個經究竟有多深，實在是不可思議，在龍樹菩薩見的大本經，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，沒法子想像的。因此，即使我們自己契入這個境界，要曉得這個境界太深太深，不斷去努力；不可以得少為足，得了一點點法喜，見到就滿足了。我現在已經入華嚴境界了，入是入了，入那麼一點點而已，還差得遠。這是值得我們歡喜，也值得我們警惕的。我們看夜神下面答覆，就是對我們的開示：

【夜神言。善男子。菩薩修行十大法藏。積集圓滿。光明遍照。愛樂出生。威力自在。則能成就此解脫門。】

這幾句是總答，首先把綱目提出來，既然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

要認真修行。『十大法藏』，這個範圍我們一看就是不思議的深廣，「十」在此地，就文字裡面來看，好像是十個綱目，其實要曉得它是表法的意思，十代表圓滿。儒家也常說「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」。大儒不容易，何況是佛菩薩！法門無量誓願學，「十大法藏」代表無量法門，世出世間法樣樣都要學，修學當中才能夠『積集圓滿，光明』，這就是說圓滿的智慧。『遍照』是智慧起作用，自受用與他受用都在這兩個字當中，唯有智慧起用才能得到真正之樂。諸位曉得，智慧能破無明煩惱，智慧才能夠圓轉八識成四智菩提，這個定功轉不過來的，定能伏，不能轉，智慧才能轉。所以單單修定，諸位都讀過《楞嚴》，佛在楞嚴會上說得很清楚，單只靠定，你修得沒有一點偏差，如理如法的修學，也只能證得一個阿羅漢、辟支佛。這是達到了最高峰，再沒有辦法向上提升，往上提升必定要轉識成智，智慧現前才能轉。

所以智慧之行才是真正的離苦得樂，這個境界裡頭要說離苦得樂，實在是講與凡夫的方便語。真實的情形是什麼？他把苦變化成樂，這個東西自在，它轉變了。因上轉煩惱成菩提，果上轉業報成解脫，成了自在。由此可知，業果不實，佛在大乘經上常常講，業與果不是真實的，真實的怎麼能轉？不是真實的，所以它可以轉。誰有智慧誰就會轉了，這才是離苦得樂的究竟法門，苦，他轉成樂，這不可思議。沒有智慧的人，本來是很自在的，解脫的境界、樂的境界他變成苦，他把它轉變為苦了，迷人把菩提涅槃轉變為煩惱生死苦。覺悟的人，把煩惱生死苦轉變為菩提大涅槃。所以修學著重在開悟，著重在轉境界，這就是遍照。『愛樂出生，威力自在』，「樂」是樂好，這都是說，菩薩自己現前他所得到的境界。『則能成就此解脫門』，這是寂靜夜神他證得的，也就是此地所講第五地的菩薩。

【何等為十。】

這底下就別說，前面說了十大法藏，此地有十條。換句話說，這個十條是十大法藏的綱目，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學。

【一。修布施廣大法藏。隨眾生心。悉令滿足。】

下面十條就是十波羅蜜，每一波羅蜜它加了個『廣大法藏』，加這麼一句意思非常的明顯，這個十度到五地菩薩境界就非常非常的廣大，而且每一度裡面圓具，圓滿具足其餘的九波羅蜜，每一度都是如此具足。隨便說一度統統具足，這才叫「廣大法藏」。『布施』是放下、是捨，要捨得清淨，禪家所謂的一絲不掛，捨得乾乾淨淨，這個心就廣大。我們現在心小是什麼？心裡頭裝得東西太多，塞滿了，所以現在顯得心量小。清淨心不得了，六祖說的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這就是法藏，那個自性就是清淨心。所以清淨心現前，世出世間一切法沒有一法不通達，廣大法藏現前，從捨這個方法可以得到。捨，不但世間法要捨，出世間法也要捨。如果說是世間法捨掉，佛法我還要，佛法你要了就是障礙。

這裡面最怕的是誤會，因為凡夫煩惱習氣太重了，不是著在這邊，就是著在那邊，幾時你二邊都不著，那就乾淨，那就成功了。好了，現在聽到要捨了，我們就要捨，心裡有沒東西？心裡有個捨還是糟糕，我世出世間法統統都捨掉，還是不會開悟，他為什麼沒開悟？因為你還有一個東西在，沒捨乾淨，你還有個「捨」在。連這個也不能有，這就是經裡頭常說的大三空三昧，空這個念頭都要不得。所以你要問再來人、問真正修行人，你會不會佛法？我不會佛法。你能不能捨？我不知道捨。他跟你講的話是都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他要有個捨的念頭就壞了，他要說我懂得佛法，他還有佛法，這都是布施不究竟的相。布施究竟相說不出的，就所謂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只可意會，不能言傳，不到這個境界廣大法藏

不能現前。所以十門，門門都要捨，一門遍攝九門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不管你從哪一門入，都能證得究竟圓滿的解脫，這在此地所講的，具足圓滿的解脫門。

後面半句說『隨眾生心，悉令滿足』，這個境界也非常得深，我們很難體會，不但它理上確實是如此，事上也不例外。也許諸位要聽了，就感覺到奇怪了，現在非洲鬧飢荒，餓死那麼多人，菩薩怎麼能說是「隨眾生心，悉令滿足」？他現在需要糧食、需要衣服、需要醫藥，菩薩你什麼時候令他滿足了？我們看到這個樣子又懷疑，此地的眾生心，不是指的我們第六意識這個心，要曉得這個道理。這個心是自性清淨心，眾生在迷他不覺，悟了的時候滿足，那個滿足的相顯著，是自在的滿足；迷的時候也滿足，滿什麼足？業果滿足。這個境界是大菩薩的境界。俗話也說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他造的善因得的善果，這是因與果相應，這是滿足。因果不相應就不叫滿足，種的善因得的惡果，這就不對了；種的惡因他得的善果，這個也不是滿足。

種瓜它結瓜，種豆它結豆，哪個因果不圓滿！每個因果都圓滿，這些道理非常非常的深。我們凡夫只從表面，從表層上來觀察，我們看得太淺，所以我們感覺到疑惑很多。其實佛法說得非常的究竟，非常的透徹，非常的圓滿，真正覺悟過來，才曉得這個因與果完全相應。這個業果別人代替不得的，漢朝時候鄧通，大家曉得，讀過歷史知道，他在年輕的時候，看相的看到他虎口有道紋：你這個人將來一定餓死。當時這個皇帝非常寵愛他，哪有這個道理？跟著我你怎麼會餓死？這看相的決定不靈。所以把四川銅山給他，等於國家造錢由他來負責造，那是鄧通的錢。等於像今天的銀行一樣，鈔票都交給你印，全國都用你的錢，那你怎麼會餓死？他想想大概也不至於，哪裡曉得老皇帝死了，底下一個太子繼位之後，對他

恨透了，把他所有財產統統都沒收，硬是把他餓死。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因果絲毫不爽。

可是佛法不是宿命論，佛法承認有因果，這個因果可以轉變，為什麼？因是你自己造的，果你當然要承受。你既然能造因你就能改因，而且什麼？這個因別人不能給你改，鄧通靠皇帝幫忙替他改，改不過來。他自己要是懂得佛法，要好好的修善，自己可以改，仰仗別的力量來改不可能，別說皇帝改不了他，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、毘盧遮那佛都幫不上忙，改不了的，一定要自己去改。所以佛法裡頭沒有迷信，佛法要自己依靠自己，菩薩稱為無依道人，沒有依靠，這個只有依靠自己，什麼人都幫不上忙，這是我們一定要覺悟。你覺悟之後，你才會不怨天不尤人，自己對自己要負責任。佛菩薩所給我們的是增上緣，把這些道理、方法告訴我們。如果我們要得受用，他給我們講的，我們要覺悟，我們要依教奉行，才能夠轉自己的命運，才能夠改造自己的命運，與諸佛菩薩才能感應道交。所以自助，別人才能夠幫助你，自愛，別人才能夠愛護你。

所以，聞佛法的機緣實實在在不容易，得善的果報是滿足，得惡的果報也是滿足，滿足果，對那個因就報掉了。受苦，不是生生世世受苦，享樂也不是生生世世享樂，我們每個人造的因都是善惡交雜，你說哪個人行善，一生從來沒有起過一個惡念，這找不到。再惡的人、再壞的人，他一生當中也起幾個善念頭，也起幾個好心，統是善惡交雜。果報它是哪個力量強先報，《唯識論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「強者先報」。如果他惡的力量強，這個惡報先現前，惡報報完之後，善的種子又起現行，不是說他將來就沒有福報，沒有善報，不是的。種子決定不會消失，遇著緣就會現前，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二六時中起心動念，多起個善念，我們將來得個果報善，善裡面最善的，無過於成佛。所以能夠起佛的念頭，能夠起利益一

切眾生的念頭，這個好，這是善中之善，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

深入觀察，隨眾生心，悉令滿足，這是完全正確。諸佛菩薩就是對我們現前來講，我們每個人根性不相同，而我們所得的是各個圓滿。經中常常拿雨水來做比喻，雨水滋潤一切草木，雨水落下來平等的，大樹它吸得水分多，它滿足了；小草它吸得水分少，它也滿足了，各個皆滿足。如果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九法界的眾生，上從菩薩，下到地獄眾生也如此。隨他的智慧、隨他的煩惱、隨他的業習，果報無有一椿不相應，這就是滿足的相。而佛菩薩時時刻刻警覺我們、啟示我們，這個因緣也是普遍而沒有等差的。但是眾生有的人覺悟，有的人還不覺悟，那是個人煩惱、業障厚薄不相同，還是悉令滿足。所以這個意思很深很深，能體會到這一層，我們這個慈悲心，悲愍一切眾生的心就能生起來，這個生起來是理智的，不是感情的。我們看到眾生這麼苦、這麼可憐，平常一個人，如果遇到這個人是你的家親眷屬，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妻子兒女受那種苦難，你心裡很難過，總得想盡方法來救他，來幫助他。像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婆羅門女、光目女，看到自己母親在地獄裡受苦，她這個大心發起來了。

我們今天看這個世界眾生，我們是眼光太短淺。這個眾生是什麼樣情形，就擺在我們眼前，哪一個不苦，哪一個人不受煩惱生死的煎熬，長劫輪迴，生死疲勞這多苦。只是這種苦，你沒覺察到，你沒看得出來，這個沒看得出來，說得不好聽的話，麻木不仁，沒看出來；真正看出來之後，他一定發菩提心。譬如說看到非洲的災難、看到印度的災難，看到我們煤礦出事情的這些災難，這些災難在眼前大家都能看到。我們現在社會上這些人，那些苦難你沒有感到，一墮落在三途那個苦難，比這些你眼睛所見的，不知道要苦多少倍？刀山油鼎，哪一個人沒有經歷過！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，都

忘掉了。無量劫以來誰沒有入過阿鼻地獄？每個人都有。哪個人沒有到天堂去過？也各個人去過，大家說穿了，平等平等，天堂也住過，地獄也去過。可是如果不脫輪迴，往後入地獄的機會，還多得很，真正是頭出頭沒，怎麼去救這些眾生？發菩提心，修菩薩道才能夠度一切眾生。

所以四弘誓願就是菩提心，你看那個願是為誰發的？不是為我。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是為救度一切眾生才發這個大願，那個願要是從這個地方發，一定精進不會懈怠。如果這個願是為我個人，馬虎一點，反正是自己，與別人沒關係，懈怠一下也無所謂，容易懈怠。為那麼多眾生，無量無邊苦難的眾生，我精進，他們就享福，我早一天成佛他們早一天得度。這是多麼強大的力量在鞭策著自己，自己日夜都不敢懈怠，勇猛精進。無論是從斷煩惱上，從學法門上有進無退，為什麼？這個事情不是為我，是為救度一切眾生。所以佛法的修學是為別人，不是為自己。佛法偉大在此地，佛法崇高在此地，佛法值得我們敬佩的，也在此地。這是我們要覺悟，要學習。第一條意思明白了，後面這個九條都不難懂。第二：

【二。修淨戒廣大法藏。普入一切佛功德海。】

戒稱之為『淨戒』，持戒是清涼、清淨自在，一般人把這個戒看作什麼？看作繩索一樣。一持戒我樣樣事情都不能做了，好像繩索把我綁得緊緊的，一動就犯戒，動不動就犯戒造罪，戒不能受，受了戒就不自由了。他不曉得，戒才是真正的自由，才是真正的自在。我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？平時放逸慣了，惡習氣太深，一下想學好，好像很拘束。戒行是正行，換句話說，是正當的行為，是自在的行為，是真正幸福的行為。哪裡是約束人的？世間法律是約束人的，我們什麼人感覺到我被法律約束？沒有，沒有感覺到被法律約束。只有那個犯罪的人這個不得了，犯了罪這被法律約束。你

要不犯罪，法律對你豈不是清涼自在！你要不起惡念，不作惡行，戒律是清涼的，是自在的。所以戒律是佛菩薩的行為，我們既然要想成佛、成菩薩，我們的行為上要學，要學佛菩薩，要像個佛菩薩，這就是講戒律一定要受持。

今日之下講到戒就相當的難，譬如講經的法師大德還不少，講戒的沒有了，找不到一個講戒律的。學經、聽經的人多，如果要是講戒，恐怕沒有人願意來聽，為什麼？一聽從開頭到結束都在罵我，算了，我都不要去聽了。他聽一次下一次再不來了，所以也沒人講，也沒人樂意聽。凡夫都願意聽好話，對我讚歎我很開心；一天到晚去挨罵，誰願意去挨罵去？這樣對我們真正修學的人，我們這一分的福分就沒有了。戒學要自己去研究，實在講佛菩薩、諸善知識非常慈悲，曉得末法時期，眾生業障深重，不容易自拔，業障太重。所以你看印光大師所提倡的，他用《安士全書》、用《了凡四訓》、用《感應篇》，這些東西我們容易看，不像戒律那麼嚴肅。內容全是戒律，教我們明白因果，斷惡修善。尤其是在現代這個社會，現代社會是開放的社會，在這個社會裡面，修行就難了，因為開放社會講民主、講自由，這一民主、一自由，我們的真性上面蓋覆的無明煩惱，必然是一天比一天要深厚。我們細細的去看中國的歷史，諸位會體會到古時候這些古聖先賢，對於一個人的生活行為，真是想盡了方便法來防範。

所謂是閑邪存誠，才能維持一個社會、國家長治永安，維持一個純樸的風俗。文化的交流這個衝擊把我們防範的堤防掘開了，這一到今天變成不可收拾，我們想想，再用防範的手段行不行？不行了，那叫開倒車。河堤已經崩潰了，再想築堤把洪流攔住，沒有這種力量。在今天用什麼方法？疏導。跟治水一樣，堤防功效已經失掉，沒有辦法再築堤防就疏導，大乘的戒法著重在疏導。小乘的戒

法就好像築堤防，所以小乘戒跟大乘戒是不相同。末法時期開放的社會，你講大乘戒，人家容易接受；講小乘戒沒有人願意聽，也沒有人願意學。無怪乎佛在《法華經》裡面告訴我們，末法時期要講大乘法，末法是講大乘法。原來大乘法，容易被一個開放的思想、開放的社會所接受，尤其是《華嚴經》講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這圓滿自在，那哪個不願意學？各個願意學。在這個裡面拈出戒律的精神，防非止過，對於物質、精神上種種享受不排斥，在這個裡頭教給你要修清淨心；如果在這個境界裡你要不修清淨心，你會墮落。如果你要是把這個種種享受都排斥，一般人說你開倒車、說你落伍，那你又承受不了。

末法時期修小乘行的稀有，修苦行的稀有，值得我們讚歎，那是少數人，那些人必定都是將來的祖師大德。為什麼？他培的是真正深厚，他有這麼深厚的基礎，將來才能夠弘法利生，才能夠成就自己，成就別人。我們要求廣大的群眾，一樣的這樣修法不可能。所以末法時期，人都聰明，不是聰明人不會做壞事，做壞事的，都一等一的聰明人。他一回頭可不得了，回頭是岸，那一回頭就是佛菩薩。沒有智慧的人，想做壞事情，他也做不成。所以這個戒重要是戒在心裡，這是在這個時代修學，因為每個人生活在工業時代非常忙碌，生活這是個現實問題。你說我學佛了，我要修清淨心、清淨行，我把家都不要了，妻子兒女都不要了，這違背佛法。如果大家都這樣做了，這個佛法一定會被國家法律禁止。這還得了，這搞得這麼多人連家都不要了，把我們整個社會制度都破壞了，這是不會被這個時代所接納的。

佛法實在也了不起，我們古人讚歎孔老夫子「聖之時者也」，佛法也如是，佛法講中道，無論在什麼社會，無論在什麼時代，無論在什麼國土，它統統是中道，這是了不起。所以它沒有障礙，它

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，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眾生，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思想，能夠適合各種不同的行業，無所而不適用，這個法門到哪裡去找！這就是大乘佛法，所以，心地要清淨。戒要不要讀？要讀，讀菩薩戒。在家的同修沙彌戒可以讀，菩薩戒可以讀。比丘、比丘尼戒最好不要看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沒有祕密，諸位要曉得佛法裡頭沒有祕密，祕密一定不是好事情，不可告人還會是好事情嗎？佛法裡頭沒有祕密，佛法裡有深密，它太深了，不是淺學的人所能夠理解的。所以佛法有深密沒有祕密，佛法樣樣都公開的，沒有一樣不能公開。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又何嘗不能公開？為什麼不給你看？這個不准看釋迦牟尼佛定的，大慈大悲。

比丘他的責任是傳道，在社會上他的身分，是老師的身分，換句話說，他是社會的楷模。但是他還是凡夫，他沒成佛，他沒證果；換句話說，他毛病當然很多。你要看這個戒本，你會對這個尊重心就沒有了。本來看到的時候非常尊重，一看戒本，他這又犯了戒、那個地方又錯了，一天到晚光是拿著這個尺碼去量比丘，看他有沒有犯戒，我們這個心就壞了。所以不叫你看這個戒本，是教你對出家人生恭敬心，你自己就有福了。一天到晚去批評人，不管他有沒有毛病，他縱然是犯了戒，你去批評他，他墮地獄，你跟他去，他犯戒墮地獄，你說他的壞話，說壞話不是好事情，不是功德，你也跟他墮落。所以佛不叫我們看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是大慈大悲，是這個用意，是一番好意。並不是說那很祕密，那個不能看，不是的，我們要曉得這個意思，不是不能看。我們還是守佛的教誡為妥當，既然為佛弟子，就要接受佛的教誡。

這個淨戒底下一句要注意，『普入一切佛功德海』，什麼是「功德」？定是功德，當然慧也是功德，但還是偏重在定上，因戒才生定。諸佛果上的大定，《楞嚴經》上稱之為首楞嚴大定，本經裡

面稱之為「師子奮迅三昧」，師子奮迅三昧是從比喻上得名的，顯示出大定的自在。戒怎麼能夠得定？這是諸位一定要曉得的，戒律是戒自己的，不是戒別人的，你就會得定，你心就會得清涼、得自在。如果說戒律是戒別人的，不是戒自己的，那這個持戒適得其反，你天天造罪業。你不受戒還不造罪業，這一受了戒天天造罪業，看這個也不順眼、看那個也不順眼。在四眾當中你常常去起心動念，你怎麼能得定？所以真正受持淨戒的人，學生就是自己一個，除自己之外都是佛菩薩，都是善知識。那個人持戒很精嚴的是我的善知識，他教我要持戒，給我做個榜樣；那個破戒、犯戒的也是善知識，他故意表演這套給我看，看看我警覺不警覺，統是善知識。所以恭敬心是平等的，對於持戒人恭敬，對於破戒人也恭敬，決定平等。他成就自己的定功，他在境界裡頭不起分別心。

我一九七七年在香港講經，我舉出一個例子，講功德是相等的。我舉岳飛跟秦檜，當然那些聽眾也是一個很大的震撼。我說他們兩個都是民族英雄，對我們中華民族的貢獻一樣大，岳飛教給我們盡忠報國，正面跟我們做個榜樣；秦檜從反面叫你千萬不要做漢奸，做漢奸就這樣的下場。兩個人對我們同樣功德，我們對岳飛尊敬，對秦檜也尊敬。我們在這裡要生平等心，對於岳飛對他行三鞠躬禮，看到秦檜相吐他幾口唾沫，那是凡夫心，那個境界不高。真正要看透了，兩個人功德一樣大，一個從正面教給我們，一個從反面教我們。一個教我們修善，一個教我們不可以作惡，作惡就像這樣的下場。現身說法，所以我下個結論，岳飛生天堂，秦檜也生天堂，他們聽眾聽了之後，感覺得很突然，我怎麼這個說法？我說我看得大概不會錯，為什麼？他的功德太大了。所以我們對一切眾生能夠生平等恭敬。

如果這些作惡的人，對我們社會沒有貢獻，二十五史何必寫他

的傳？用不著寫他傳了。寫歷史的有很深的用意，那個智慧了不起！第一部歷史，司馬遷真正不得了，這個人真正是有大智慧，善人立傳教後世效法，惡人給他立傳教後世警戒，不可以學他。你看這個用心多麼的善！隱逸，我上一次跟諸位提過，有學問、有道德、有能力不出來做事，一天到晚遊山玩水，這些人也給他立個傳，他對社會有什麼貢獻？正面的貢獻沒看到，負面的貢獻也沒看到，為什麼給他立個傳？有很深的用意。這些人教給我們什麼？於世無求，於人無爭。這個不得了，這個人要給他立傳。你看我們社會一天到晚是爭名奪利，那些隱士給他立傳的用意就是教後人，這是高人，高在哪裡？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。他有能力出來跟人競爭，他不爭；他可以求功名富貴，他不求，清高之士。所以這些著眼點了不起的智慧，他看一個問題看得深遠、透徹，他思想周密，不是普通人所及的。

所以戒，曉得是戒自己，不戒別人，你就能夠得定，就能開智慧，戒才能得清淨。小乘戒是戒私生活，所謂私生活就是個人，沒有與大眾相處。儒家所講「慎獨」，小乘戒就重在這個地方。大乘戒是處眾的規範，與大眾相處這種生活的規範，與大眾相處這個生活規範是只管我個人，不是管別人的，我在大眾當中應該怎麼做法，不要求別人對我怎麼做法，這是菩薩行。所以這個戒律無論大乘戒、小乘戒統統是律己，沒有一條戒是律別人。我們把這個戒律搞錯了，戒律好像我們大家處處一同要來遵守的，我守，你也得要守，你守，與我守有什麼關係？沒想到戒律自己要遵守，不能要求別人遵守。為什麼？別人是菩薩、是佛，他是示現的，我是真凡夫，他假裝的，我怎麼可以要求他來持戒？這樣才能做到十大願王，「禮敬諸佛，稱讚如來，廣修供養」，才有資格修普賢行。不能夠嚴持戒律，就不能修普賢行。為什麼？你對於一切眾生恭敬心生不起

來，稱讚的意念生不起來。這要是用在我們念佛法門上，與我們的品位有很大的關係，決定性的關係。能持戒的，品位必定增上，心清淨！一個念佛的人又能修普賢行，在我看他這一生當中，縱然不能得到理一心不亂，事一心靠得住。如果一天到晚，拿著戒律尺碼子到處去量人，他要能往生也不過是帶業往生，凡聖同居土品位不高。

在教學當中也是如此，善知識有慧眼，看你是個可造之才嚴格的教你，對你斥責，那是慈悲，一點都不馬虎，給你苦頭吃。成天動腦筋想什麼苦頭來給他吃，來找他的麻煩，為什麼？鍛鍊他，使他能成個大器，這是大慈大悲。如果看這個學生不堪造就，怎麼叫不堪造就？你跟他說真話，勸他真實修行，他心裡不高興，甚至於反抗，甚至於你故意找我麻煩，我將來有一天總會報復你。對於這樣的學生怎麼樣？對他非常客氣，用不著再去督促。為什麼？不能成就。老師要對學生一客氣了，等於說老師把這個學生放棄，為什麼？不可教，客客氣氣的跟你結個善緣，不跟你結冤仇。可以造就的，就好像是眼中釘一樣，這個老師看到我像眼中釘，好老師，真正想成就你，這要曉得。老師天天管教你那是愛護你；老師天天隨你去，樣樣都不管你，不要你了，只跟你結個善緣而已。這是我們一定要明瞭。第三句說：

【修安忍廣大法藏。能遍思惟一切法性。】

六度、十度那是開合不同，其實十波羅蜜裡面，最重要的有兩條，一個是布施，一個是忍辱。如果要講最重要的三條，那就包括持戒，這講兩條就是布施跟忍辱，如果講一條就是布施。所以要能忍，古德把忍波羅蜜翻作忍辱，這是在中國所翻的。因為中國人有一個觀念，辱這是不能忍，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辱這個不能忍，殺頭可以忍，沒有關係，辱不能忍。所以佛法到中國來，你們把辱看

得這麼重，忍辱，辱都能忍，還有什麼不能忍，沒有一樣不能忍，辱也能要忍，沒有一樣不能忍。諸位要明瞭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你要不能忍，吃虧的是自己，不是別人；得利益的是自己，也不是別人。成就功德是布施、持戒，保持功德是忍辱，所以要是不能忍辱，功德雖然修，不能保持，經上常講「火燒功德林」，火是什麼？瞋恚之火。這是要不得的，所以一定要修忍辱波羅蜜。你看《金剛經》上佛講的，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可見得忍是成功最重要的一個因素，一定要忍，沒有不能忍的。忍裡面才有吉祥，忍裡面有定慧，這是一定要學。

忍能夠破除無量無邊的障礙，所謂是小不忍則亂大謀，這還是世間法。何況你要修無上菩提，你不修忍辱波羅蜜那怎麼能成功？佛法的修學，諸位要曉得，最重要的是平等心，不忍是決定不平等，所以平等心是從忍辱當中得來的。瞋恚是大煩惱，根本煩惱，三毒之一，忍辱就能夠除瞋恚，能夠消除瞋恚，能夠成就功德。所以忍辱，下面是精進，才能精進，不忍就不能精進。這不是講世間這些學術、技能，世間這個學術、技能，不忍他也能進步的。佛法講的是定、是慧，你一發脾氣定沒有了，慧也沒有了，三學、三慧不能進步。精進是講的三學、三慧，精進是講的禪定、般若，能忍就能精進，精進就得禪定，就開智慧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也許同修們聽了之後，就很為難，我現在在這個社會上做事情，惡人很多，很多用這種不合理惡劣的手段來對付我，我要忍，他天天欺負我，我愈忍他愈來欺負我，到最後的時候我簡直無路可走，這怎麼辦？這個事情有沒有？真有，俗話也常說，好人總是被人欺負。我們要是覺悟了，欺負替我消業障，自己也能夠安慰自己。可是那總有個限度，無限度的加給你，怎麼辦？何況有些不合理，所謂什麼不合理的？他造罪業。

這個諸位要曉得，老師要故意找你麻煩的時候，來給你罪受，那是功德，人家不是造罪業。他折磨你，他是要成就你，他就得訓練你的忍辱波羅蜜，成就你忍辱波羅蜜那是功德，那是大善知識。世間有一等惡人來欺負你，來折磨你，來障礙你種種善行，他造罪業。這個時候你要有智慧，你看看這個經前面讀過甘露火王，甘露火王就是凶巴巴的，羅剎之相，眾生看不順眼馬上就殺掉，剝皮抽筋，那個對付眾生之殘酷，比地獄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他是大菩薩。善財童子到他那裡去參訪就嚇了一跳，這是怎麼回事情？這是大慈大悲，那些沒有善根的人、極惡的人，不用這手段不能夠止住他不造罪，不能止住他不造重罪，所以這要智慧去應用。一發脾氣，事情就做得很圓滿；一發脾氣，那個眾生他本來想造惡、造罪業的，他就不敢造了，這種發脾氣叫善巧方便，不是真發。如果你心裡真有動氣的時候，那就壞了，這就跟唱戲一樣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

可是這個假的怎麼樣？假的還要做得很逼真。因為什麼？才能夠降伏對方，才能轉他的境界，決定不是真的。所以佛法它真是活活潑潑，不是死呆板的東西，就是戒律每條戒律都有活潑的，條條戒律都是開遮持犯，要懂這個道理。譬如講五戒裡面有不殺生，菩薩戒裡頭不殺生，很多大專同學在台灣，實實在在是這個現象是好現象，許多年前的大專同學學佛，受菩薩戒的、吃長素的，真難得。這個男同學畢業了，服兵役派到金門去了，手上拿著槍，他問題就來了，如果敵人來了，我這個槍開不開？要把他打死我不犯了殺戒嗎？就有不少同學來問我這怎麼辦，到那個時候你這個槍要不要開？他來問我的時候，我說要開槍，不能不開。他說那不殺生嗎？我說不叫殺生，開緣，開遮持犯不是有開緣嗎？存什麼心去殺他？不是瞋恨心。你來攻擊我，你是個壞人我一定把你殺了，這就算殺戒。

就是用心不一樣，是大慈悲心，大憐憫心，可憐愚痴，被人利用，造這種極重的罪業，殺了你就不造罪業，被殺的人沒罪，殺人的人有罪，被人殺了那有什麼罪？他沒罪。這個在修布施，無畏布施，我們大後方這麼多老百姓在這裡安居樂業，我們靠什麼？就靠你們幾個人保護。你們能夠盡自己的責任來保護我們，對我們是無畏布施。軍人對於老百姓修無畏布施，叫我們得到心安，你們在前方拼命來保護我們，使我們能安居樂業，使我們社會能夠繁榮，是無量功德！如果你這個時候想：我寧願去當俘虜。跟你說那好了，敵人到我們這裡來，我們各個都要去受苦，要受難，你這個罪業可造大了，那你準下阿鼻地獄沒錯。所以條條戒律都要搞得清清楚楚，條條戒律都是活活潑潑，沒有一條是死的，你要懂得什麼一種情形之下，如何才叫持戒，怎樣才叫不犯戒，怎樣才叫修圓滿功德，這是要細細的去講求。

這個地方修忍辱，底下這句，『能遍思惟一切法性』，這是菩薩境界，是不可思議的。功德，最殊勝的功德是明心見性。此地的「思惟」，正思惟，離心意識，就是聞思修的思惟，三慧。就說明三慧，見性是要從忍辱當中才能得到。我們念佛，我們當然想求理一心不亂，不修忍辱，理一心達不到。不但理一心達不到，事一心都達不到。事一心是念佛三昧，所以忍辱對我們非常非常重要。第四是：

【修精進廣大法藏。趣一切智恆無退轉。】

『一切智』是無上菩提，就是一切種智，如來果地上所證得的。『進』是絕不退轉，不但不退轉而且要精，『精』就是不雜，純而不雜叫「精」，進而不退這叫「進」，所以具足忍辱才能有精進。這個十波羅蜜也是後後深於前前，前面不包括後面，後面包括前面，一定要精進。其實我們哪個人修學，不希望自己有進步，為什

麼自己不能進步？還懈怠懶惰。這個因素我們要追求，換句話說，要把這個懈怠懶惰的病根找出來，然後就好對治了。這個病根前面的三條，前面三條沒修得好，或者縱然是修不得力，你才會退墮。布施是放下，放下一些，還有些放不下，放不下才會退轉，才會墮落；真正放下了，決定不會退轉的。像剛才說的，真正一心一意為一切眾生，把自己給忘掉。所以普賢菩薩十大願王，末後是條條不疲不厭，他為什麼不疲不厭？他自己忘掉了。他為什麼會有疲倦，會厭倦？他有我，誰厭倦？我厭倦。無我了，誰疲倦？那個疲倦雖然有，沒有地方落腳。什麼時候把「我」忘掉，真精進！

所以，修學大乘佛法的人，起心動念都是想一切眾生，不想「我」，這個法門妙極了。小乘，諸位要曉得，他破我執好難，從見道位就是須陀洹以後，天上人間七次往返才把思惑斷掉，破了我執。用那麼長的時間受多大的辛苦，才把我見破掉。大乘法太妙了，它教你起心動念都想一切眾生，自自然然，我不斷沒有了，這個法子實在是高明，佛法善巧方便至極。所以我們如果要會用的話，一生當中能成，比小乘速度要快而且斷得乾淨。不像小乘人拖泥帶水，證得阿羅漢了習氣還不斷，那就是拖泥帶水。大乘法之妙，巧妙，所以大乘的修學，比小乘容易，成就比小乘高，速度比小乘快。對小乘來講難信之法，小乘人不相信，為什麼？不是他的境界。他說我修行費這麼長的時間，受這麼辛苦才斷掉，哪有你那麼容易、那麼就會斷掉？他不相信，叫難信之法。所以我們要修學的時候，確實中國人自古以來，歷代的在家出家修行成就的人那麼多，得力於大乘。再看看南傳的小乘，從佛滅度之後幾個人證阿羅漢果？幾個人證須陀洹果？很少聽說。而在中國歷史裡面，真正證得一心不亂的，禪家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，教下大開圓解的，每一代都有不少人，得力於大乘法。

所以嚴格的講起來，大乘比小乘容易修，容易成就。可是在我們初學的時候，絕不能夠疏忽小乘的基礎，沒有小乘的基礎，在大乘上不能有成就。好像蓋房子一樣，小乘是地基，沒有這個基礎很難成就。在中國古代，可以說小乘佛法，雖然傳到中國來，沒人學它，為什麼不學？中國的儒家、道家代替了，儒家四書五經，道家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他們在行門上絕不亞於小乘，在思想上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這是我們中國人得天獨厚，所以儒書不能不讀。如果四書五經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也不讀，換句話說，沒有根柢。一下來就學大乘佛法，這困難，太難太難了。所以我們過去印送佛經，我們還印了四書，那就是勸勉同學們，四書不可不讀。你沒有時間讀其他的，最低限度學儒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一定要熟讀，拿這個基礎來入佛法，這是不能再少了，再少那沒有法子。

這是我們講到精進，才能夠得到真實永恆圓滿的成就，所以佛法絕不落伍。如果人家說佛法是過了時代的，這是錯誤的，它精進怎麼會落伍？它精進怎麼會被淘汰？永遠站在時代的最先鋒，領著時代走。可惜是大家不認識它。我們儒家也是如此，日新又新，如果說這是古老的東西，是舊的東西，那日新又新這四個字怎麼講法？萬古常新，永遠是新的，它不舊。諸位要細讀、深思，細細去研究你就會發覺這是真的，真實的寶貝，遠超過一切宗教學術思想，給社會、給眾生帶來的決定是幸福，不會是災難。